研讀班唱歌小記

周婉窈、鍾淑敏、張茂霖、林蘭芳

「歌聲與笑聲不斷」是劉元孝老師日文課的一大特色。上過劉老師課的同學都知道劉老師很會唱歌。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劉老師教唱過無數首的歌，類型多樣，內容包羅萬象，從〈三閭大夫〉、[1]〈故鄉〉、〈六氏先生〉、〈臺灣鐵道唱歌〉、〈臺灣神社祭〉、〈蘇州夜曲〉、〈何日君再來〉到〈歲寒三友歌〉都有。隨時隨地想到什麼歌就能唱，歌詞一字不漏寫在黑板上——這是劉老師一身絕技中的一絕，上過他的課的學生無人不驚嘆劉老師天賦異秉，文字過目不忘，音樂入耳永駐。

劉老師音樂造詣很深，年輕時參加合唱團，唱男高音，彈一手好鋼琴（有圖爲證），作詞譜曲樣樣皆能。據我們所知，他十五歲時就作了一首〈臺車〉的歌，自己譜成曲子，得了獎。這首問世的處女作歌詞是：「ごうごう臺車／登るよ臺車／道は山路／ぐんぐん登る／相思樹林は／もう過ぎた」。更值得一提的是，劉老師曾創作一首〈アイウエオの歌〉（詞曲），在一九三三年入選臺灣教育會徵求的「國語普及唱歌」（國語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指日語），獲得十圓獎金，當時臺北帝國大學畢業月薪七十五圓。歌詞如下：

いままでしらない アイウエオ
ならっててがみが カキクケコ
あさひがつよく サシスセソ
くわとりたんぽに タチツテト
あつさもなにも ナニヌネノ
あおたのくさとり ハヒフヘホ
つきがまんまる マミムメモ
べんきょうやすまず ヤイユエヨ
こくごがはなせる ラリルレロ
こくごがわかって ワイウエヲ

（今まで知らない アイウエオ
習って手紙が カキクケコ
朝日が強く サシスセソ
鍬取り田圃に タチツテト
暑さも何も ナニヌネノ
青田の草取り ハヒフヘホ
月がまんまる マミムメモ

[1] 三閭大夫即屈原，此歌用臺語唱，歌詞見附錄一。

勉強休まず ヤイユエヨ
國語が話せる ラリルレロ
國語が分かって ワイウエヲ）

六十八年後，出生於泰雅族ピヤハウ社（在今宜蘭南澳鄉）的日本人喜久四郎回憶說：泰雅族學童非常喜愛舞蹈和唱歌，當時原住民教育所的兒童都會唱〈アイウエオの歌〉。這首歌作爲學習片假名的教材，效果很好，拍子變化也很有趣。對喜久四郎而言，這是一首能引發鄉愁的歌。[二]

劉老師在中年時期，服務於救國團，曾親自採譜、塡詞，甚至作曲，作了不少救國團的招牌歌，如〈ZUM BA ZA〉、〈王老先生有塊地〉（以上採譜）、〈一根拇指動一動〉（採譜配詞）、〈說哈囉〉、〈我的朋友在那裡？〉（以上兩首編曲作詞）、〈微風吹過原野〉、〈晚禱〉（以上二首配詞），爲數甚夥。[三]劉老師並曾爲若干學校寫作校歌。

劉老師另有韻事一樁。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海外旅行還是輪船時代，當時臺日航路的客輪往返於基隆與神戶之間，需三夜四天。劉老師當學生時，有次乘船到日本，與才華洋溢又且「緣投」（英俊）的江文也同船。江文也是三芝人，當時還叫作江文彬，劉老師原本就認得他，兩人在甲板上引吭高歌，江文也唱高音，劉老師唱低音，一船仕女「江さん！江さん！」叫聲不絕。劉老師當然說仕女們傾倒的是江文也，不是「小個兒」（sé-phí-á）的他。不過，我們想「學生樣」的劉老師一定也是「かっこいい」。

劉老師唱起歌來相當輕鬆自然，想到什麼曲調就能哼出口，歌詞也隨之「浮上板面」。他上課全力以赴，非常認真，中間下課都不稍事休息，他雖然常唱歌，基本上不是爲了唱歌而唱歌，是「自然而然」。我們約略作了整理，歸納出劉老師上課唱歌的三種情況，一、寓教於歌，二、講課聯想所及，三、應學生要求。

所謂寓教於歌，就是藉唱歌的歌詞來講解文語（文言文）文法。例如教到文言文的「來」（來たる／きたる），哪有比唱一首好聽的〈春〉，「順便」講解歌詞，更令學生印象深刻呢？

春　春　春
春は來たりぬ
木の嫩芽に

[二] 喜久四郎，〈私の鄉愁を呼ぶ「アイウエオの歌」／懷しいタイヤル族の子供たち〉，《臺北師範芳蘭會會報》，第十九號（二〇〇一年六月五日），頁三。喜久先生現在居住在東京都昭島市。

[三] 詞曲收錄在劉元孝編著，《唱和跳》（臺灣省訓團，一九六四）；張慶三編，《唱和跳全集》（最新增訂本）（臺北：絃歌圖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再版）。

草の緑に
……

歌詞中的「來たりぬ」是文言文動詞「來」的過去式(「來たる」加表過去的助動詞「ぬ」，須用連用形「來たり」)，就是「春天來了」的意思。不懂文語的人看到「來」後頭加個表否定的「ぬ」，很可能以爲「春天不來了」。對懂日文白話文但不熟悉文言文的人而言，最容易弄混的是，把文言文表示意志或推測的用法看成否定，且弄不清過去式(有六種助動詞)。因此，「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變成「雖千萬人，吾不往」！要讓老孟爲之氣結。

有一天上課，劉老師在黑板上抄了大家都會哼的「畢業歌」：

仰げば尊し　吾が師の恩
教えの庭にも　はやいくとせ
思えばいと疾し　この歲月
今こそ別れめ　いざさらば

他帶大家唱了一遍，從第一行一路解釋下來，到了「別れめ」，用紅筆在「め」旁劃一槓，說：「唱了半天，就是爲了這個『め』！」惹得眾人大笑。這「め」真的不簡單。文語複雜的地方是一層一層的變化，每接一個詞，上下都可能起變化，助詞、助動詞自身也都有變化。「別れめ」來自「別れむ」的「む」起變化，用「め」表「意志」，意爲「要分別了！」(實則「別れむ」已經是「別る」表意志而起的變化。這是雙重的意志：非分別不行了！)

最近劉老師教唱一首「シューベルトの野ばら」(舒伯特的野玫瑰；Heidenröslein)，歌詞用文語寫成，茲謄錄於下：

一、童は見たり　野中のばら
清らに咲ける
その色愛でつ　あかず眺む
紅におう　野中のばら

一、手折りて行かん野中のばら
手折らば手折れ
思い出ぐさに　君を刺さん
紅におう　野中のばら

一、童は折りぬ　野中のばら
手折りてあわれ
清らの色香　永久にあせぬ
紅におう　野中のばら

讀者可以拿來測驗自己的文語能力。歌詞裡有五個動詞過去式，如果不看筆記而能找出來，算是程度不錯的了。

一一三

第二類歌是聯想所及。劉老師思想活潑，聯想力極強，講課時往往因教材中隻言片語而聯想到古今中外的諸種事情。套用葉嘉瑩教授的話，「其牽連綰合之一線只是由於聯想而已」。[四]劉老師一生閱歷極爲豐富，知識非常廣博，又且關心時下「有的沒有的事」(あらぬこと)，上課的笑話、故事、時事評論，以及唱歌，常常由教材引發，但由於「其牽連綰合之一線只是由於聯想而已」，學生往往弄不清楚那些聯想如何迸出來，事後只記得精彩的內容。例如，七月十四日不知在怎樣的情況下，劉老師想起雙十節，他說國民黨有各式各樣的歌，有光復節歌，有蔣公紀念歌，但卻好像沒有雙十節的歌，「おかしいね」。他隨即說，雙十節歌其實是有的，於是唱了一首他三歲半時（編按，一九二一年左右）父親用臺語教他唱的雙十節歌：

十月十日是國慶，旗揚五色，燈懸彩結。
想當年許多烈士，冒矢石、濺熱血，
創生中華共和國，到今日兆民歡悅。
祝我中華萬萬歲、萬萬歲，高呼雙十節。

這是同學「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雙十節歌〉，還是用臺語唱的！這歌背後有一段別具歷史意義的故事：〈雙十節歌〉是翁俊明從上海帶回臺灣的，劉老師的父親與翁俊明是知交，當時（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唱這首歌還是偷偷地唱的。劉老師一邊唱，一邊還說明歌詞的押韻，以及若干字的臺語讀音，如「許多」的「許」不是「khó」（沽去，上上聲），而是「hí」（居喜，上上聲；漳州音）。他還透露一個秘密——他差一點成了翁俊明孫女日本歌星、版畫家翁倩玉的堂姑老爺。（詳情恕不說明）

由於唱了尠爲人知的〈雙十節歌〉，劉老師順便用國語唱了民國初年的國歌，當時的國旗還是五色旗。這首迥異於後來「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老國歌〈卿雲歌〉，[五]歌辭取自

四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把三闋詞的詞句組合起來成爲「成大事業、大學問三境界」，是天才式的聯想，葉嘉瑩教授因此而有是語。

五 這首國歌，音樂界稱爲第二次〈卿雲歌〉，蕭友梅作曲，一九二一年定案，部份地區傳唱至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時，有些地區則唱至一九三〇年以國民黨黨歌取代國歌爲止。第一次〈卿雲歌〉制訂於一九一三年，歌詞係民初立憲派重要人物汪榮寶就《尚書大傳》卿雲辭再加上新字句而成，歌詞爲：「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作曲者爲旅居法國的比利時作曲家 Joan Hautstone。此歌除於國會開會使用外，未曾公開公布，知者甚少，亦未流傳。「吾黨所宗」的國歌於一九三〇年作爲代用國歌，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正式作爲國歌，沿用至今。參考陳國弘編著，《中華民國國歌史》（臺中：編者自刊，一九六三），頁二五—五三；孫鎮東，《國旗國歌國花史話》（臺中：張慶煌出版，一九八一），頁四六—五五。

《尚書大傳》，惟末句重複一遍：

卿雲爛兮，糾縵縵兮。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旦復旦兮。

這讓筆者想起日本的國歌〈君が代〉，歌辭亦取自日本古籍《古今和歌集》，字句簡短，解釋空間大，曲調緩慢，就這些特點而言，這兩首國歌倒有相似的地方。

第三類劉老師上課唱的歌是學生點歌。由於知道劉老師幾乎沒有不能唱的歌，聽課的學生中有不少人研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歷史，對當時的歌曲特別有興趣，尤其是公、小學校裡教唱的歌，但往往只見其詞，未聞其調，因此想到請劉老師唱來聽聽。劉老師果然無所不能唱。這些點唱的歌包括：〈廣瀨中佐〉、〈水師營の會見〉、〈六氏先生〉、〈海行かば〉（海行兮）等。

劉老師不止唱點唱的歌，還會順便講解有關歌詞的故事，例如唱〈廣瀨中佐〉時，把日俄戰爭中的旅順港封鎖戰講得淋漓盡致，還畫示意圖。這些細節全都在劉老師的腦子裡，源源而出，不需要準備。（這讓我們極為羨慕。我們同樣也教書，常為了兩個鐘頭的課準備好幾天，教完後如打一場敗仗。）廣瀨武夫是公學校「國語」（日語）與「修身」課本中的重點人物，代表信義、友愛，與盡忠。他參與兩次的旅順港封鎖戰（旅順港閉塞作戰）。旅順港封鎖戰是在日俄戰爭初期，日本聯合艦隊的砲戰打不到停泊在旅順港內的俄國艦隊，因此想到把舊船炸沈在旅順港口狹隘的水道，以封鎖俄國艦隊。封鎖戰進行了三回，結果失敗了事。廣瀨武夫當時是少佐（死後進階為中佐），參與前二回封鎖戰，在第二回作戰時，他們搭乘的「福井號」為俄國魚雷擊中，自爆後將沈之時，眾人發現杉野兵曹長（准尉）不見了，廣瀨少佐於是冒著彈矢幾度呼喊找尋，然終不見杉野的蹤跡，當他要退到接駁的小艇時，不幸被飛來的彈丸炸死。這歌詞原本是「國語」課本中的詩歌，[六]中間有「杉野は何處、杉野は居ずや」，就是廣瀨的呼喊。

當劉老師唱〈水師營の會見〉時，照例講解歌詞的內容與文法，這是公學校六年級課本中的長篇詩歌，[七]用文語寫成，共九大節。講解歌詞時，劉老師「順便」提及乃木希典大將與夫人在明治天皇大葬儀夜自殺殉大君的故事，又說明日本天皇的葬儀（在晚間八時），並「順便」把乃木的辭世辭（和歌）抄在黑板上，詞曰：「うつし世を／神去りましし／

六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臺北：臺灣總督府，一九二五年第一版、一九三一年第三版），卷十第二十二課。

七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臺北：臺灣總督府，一九二六年第一版、一九三一年第三版），卷十一第二十三課。

大君の／みあとしたひて／我は往くなり」。劉老師的課就是有這麼多精彩的「順便」，怪不得忠孝日語學校中有學生爲了這些在別處學不到的「精彩片段」，瘋狂到有課必上，從早上跟到晚上。（但劉老師不也有點瘋狂？以八十五歲之高齡從清晨七時教到晚上十時！[八]）

〈六氏先生〉也是應學生的要求，劉老師答應在下一次上課時教唱。兩週後，劉老師如約帶來親自繪的五線譜以及手寫的歌詞。在教唱之際，他講了六氏先生的故事，以及他們代表的爲教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芝山巖精神，其中有許多語重心長的話，關係到時代幾度劇烈變化的顛倒錯亂，以及劉老師個人深刻的感受。劉老師的尊翁諱旺，[九]號錦園，一生從事教育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八日逝世於臺北醫院。劉老先生畢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任教於龍潭陂公學校、咸菜硼公學校，並曾奉命至廈門旭瀛書院教書，[十]由於死於任上且有功於教育，符合芝山巖合祀標準，於一九二七年入祀芝山巖，名字刻在「故教育者姓名碑」上。[十一]光復後，芝山巖的石碑遭到破壞，或敲掉、或棄置溝渠。[十二]「故教育者姓名碑」原先的位置就在現在雨農圖書館後面的廁所旁。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士林國小慶祝一百週年校慶時，重新興建六氏先生之墓，並把棄置的「故教育者姓名碑」重新立了起來，可惜原有的四個石碑僅餘兩座，其它斷成若干段，仍棄置一旁。有劉老先生名字的那塊碑幸好還在。由於附近蓋

一一六

八 下表陰影部分是劉老師這個暑假在忠孝日語學校開的課以及週六下午研讀班的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七時～八時二十分							
九時～十一時五十分							
二時～五時							
六時四十分～九時三十分							

如表所示，星期六是滿滿的一天（還要往返中研院），星期天大家在休息，他則只留下看 NHK 歷史劇「北條時宗」的時間。我們不知道在臺灣有多少位八十五歲還在工作的人，且一天工作又這麼多小時。比我們還多出許多！

九 劉老師的尊翁跟著劉老師的祖父劉林天生兼祧兩姓，姓名應爲劉林旺，《芝山巖誌》與「故教育者姓名碑」作「劉阿旺」。附帶一提，劉林天生任軍職，日軍登陸臺灣時，率兵抗日，腹部中彈，逃入大溪山區，爲避日軍緝捕，藏身山區五載，任子彈留置腹內流膿長蛆，痛苦致死。

十 廈門旭瀛書院創立於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八月二十四日，目的在教育廈門臺灣籍民之子女，以臺灣公學校爲準據而設置的，由臺灣總督府派遣教師前往教學。劉老先生於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奉命至廈門從事籍民教育。

十一 參考《芝山巖誌》（臺北：臺灣教育會，一九三三），頁一九五—一九六、二四一。

十二 芝山巖境內有「學務官僚遭難之碑」、「伊澤修二先生之碑」，以及四塊「故教育者姓名碑」（應爲文獻上所稱的「亡教育者合祀碑」）。關於芝山巖諸紀念碑的沿革與位置，有點複雜，容日後另撰文說明。

了廁所，劉老師很感慨地說：「祭拜先父時，不就要對著廁所拜！」

對以教育爲職志的劉老師而言，〈六氏先生〉這首歌頌芝山巖精神的歌，除了是精神之寄託外，應也極易觸發身世家國的悲感，因此，劉老師說他唱這首歌是會哭的。去年（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參加臺北師範學校（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前身）校友會「芳蘭會」的集會，與五位校友代表全體校友向六氏先生之墓獻花時，他不由自主地唱起〈六氏先生〉，但唱到一半就哭了。當時細雨濛濛，許多人都流淚了。我們把這首歌的歌詞逐錄於下，方不負劉老師親自抄詞畫譜的苦心：

やよや子ら励めやよ
学べ子ら こどもらよ
慕え慕え
たおれて やみし先生を

歌え子ら 思えやよ
進め子ら 国のため
思え思え
遭難六氏の先生を

結語

語言就像大海一樣，豐富而變化無端，愈是涵泳於其中，愈知道涯涘之不可及；尤其是外國語文。劉老師是知其涯涘的人，但有一次上課連他也說日文「很難」、「むずかしい」，他說他「不幸」生於日本統治時期，所以不用學。這是幽默且含義深長的說法。我們有幸生在說講中文的時代，又自中學即學習中國文言文，但這並不能保証中文不會落個「文白俱劣」。劉老師最特別的是，中國舊學底子很深厚，這是特殊的時代、傳承、家教，以及個人秉賦、興趣與好學的奇妙結晶。上劉老師的課，學生最佩服的是他的中日文造詣，尤其是中日兩國的古典素養。我們認爲在臺灣，劉老師應是獨一無二、別無分號，上他的課是「看海的日子」，吾輩惟有望洋興歎。

劉老師的教學方式，也是獨樹一幟，教再枯燥繁奧不過的文法，課堂裡都能歡笑連連。有趣的是，劉老師教學不重視「驗收」，所以我們課後常沒複習，動詞活用變化四段幾段老是弄不清楚，倒是學了不少歌。以上提到的歌只是寶山之一隅，以後有機會也許我們可以將研讀班唱過的歌作個整理。這篇小文章算是我們歡笑時光的一個小小記錄。最後大家可別忘了一起唱：

名残りはつきねど まどいは果てぬ
今日のひとひの幸 静かに思う

附錄一

〈三閭大夫〉

衡岳高、湘流長，大風泱泱。

三閭大夫兮，蹈此水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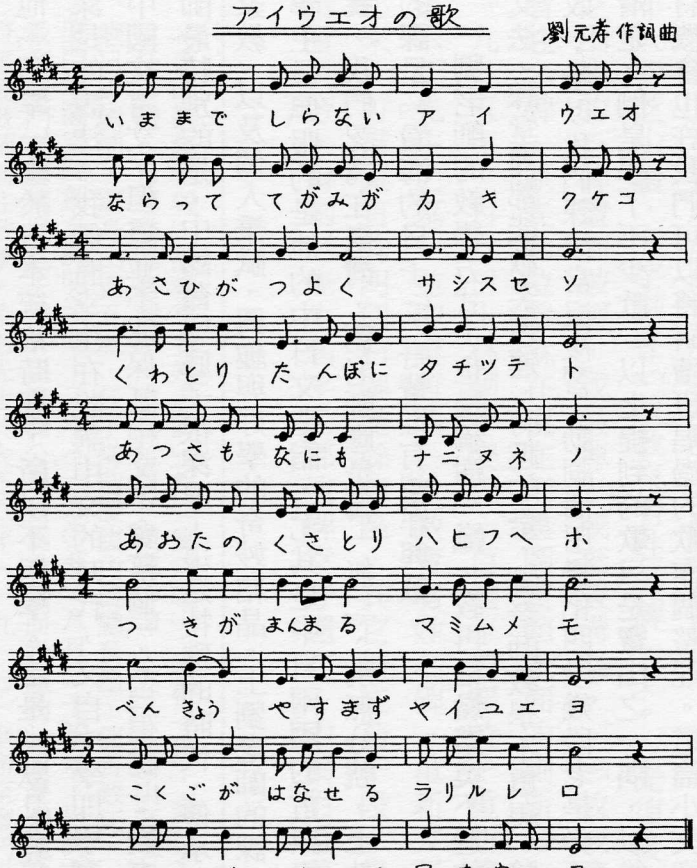
離騷經辭，舉世高風。

天地比壽，日月齊光。

這首歌是劉老師的父親教劉老師唱的，曲子借用自〈臺灣鐵道唱歌〉。

誌謝：承蒙許雪姬教授代標臺語羅馬音、朱德蘭教授惠賜照片、林青妹小姐提供上課筆記和錄音帶，謹申謝忱。

附錄二



劉老師彈鋼琴，在旁聆聽者爲師母劉玟伶女士。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臺北青年會館一樓餐廳。
（朱德蘭　拍攝）

第七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

日期：二〇〇一年七月七日至八月廿五日

時間：週六下午二時至五時

主辦單位：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學員名單

王麒銘、朱德蘭、何鳳嬌、吳奇浩、呂紹理、李尚穎、李淑惠、周婉窈、林文凱、林玉茹、林芊宏、林青妹、林璀瑤、林蘭芳、邱正略、查　忻、洪淑華、洪麗完、范燕秋、張志祥、張茂霖、莊禮綺、許壬馨、許宏彬、許佩賢、許雪姬、陳千惠、陳弱水、陳珮羚、黃玉惠、黃丞儀、黃信穎、黃國峯、黃琪惠、黃錦珍、楊鎮宇、鄔孟慧、廖英杰、劉秀貞、劉　融、鄭政誠、鄭麗玲、鄭麗瑱、鄧文南、戴杰銘、謝佳芬、鍾淑敏、簡秀靜、蘇碩斌、釋自懋、侶同俊、簡慧樺。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通訊第五期

顧問：劉元孝

編輯：周婉窈、鍾淑敏、張茂霖

編輯助理：張志祥、簡秀靜、陳慧宜

地址：臺灣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三〇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一一〇室

網頁：www.th.sinica.edu.tw

出刊日期：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